

人工智能背景下文学创作与传播研究

罗 娜

广西大学 广西南宁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重塑文学创作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机制，这一变革引发了文学研究领域亟待回应的理论问题。本文系统梳理了 2018 年以来国际学界关于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及传播的研究成果，沿着“理论根基—创作机制—人机协作—作者身份—传播生态—教育应用”的逻辑脉络展开论述。在理论根基层面，计算创造学的理论框架为理解 AI 的创造性提供了概念工具；在创作机制层面，自动故事生成的技术路径从模板驱动演进到大语言模型驱动，生成能力显著提升；在人机协作层面，AI 的角色正在从“工具”向“同伴”转变，人机共创成为创意写作的新范式；在作者身份层面，AI 写作对传统的作者概念、作品原创性和版权制度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在传播生态层面，数字人文方法为文学传播的量化分析提供了新路径；在教育应用层面，AI 写作工具正在重构文学教育和创意写作的教学模式。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文学研究正经历着从“人类中心主义”向“人机共生”的认识论转换，这一转换既带来了深刻的学科危机，也催生了理论重构的历史机遇。

【关键词】人工智能；文学创作；自动故事生成；人机协作；作者身份；数字人文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8 月 13 日 **【DOI】**10.12208/j.jlar.20250005

Research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 Luo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production methods and dissemination mechanisms of literary crea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raised theoretical questions that urgently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stud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on AI and literary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since 2018, and discusses them along the logical path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creative mechanism—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author identity—dissemination ecology—educational application.” A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level,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mputational creativity provides conceptual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reativity of AI; at the creative mechanism level, the technical path of automatic story generation has evolved from template-driven to large language model-driven,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generation capabilities; at th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level, the role of AI is shifting from “tool” to “partner,” and human-machine co-creation is becoming a new paradigm for creative writing; at the author identity level, AI writing poses fundamental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author, originality of works, and copyright system; at the dissemination ecology level,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s provide a new path for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iterary dissemination; at the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level, AI writing tools are reconstructing the teaching models of literary education and creative writing.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undergoing an epistemological shift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human-machine symbiosis.” This shift has brought about both a profound disciplinary crisis and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ry creation; Automatic story genera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uthor identity; Digital humanities

1 引言

2022 年末, ChatGPT 的发布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能否创作文学”的激烈争论。当一个普通用户可以在几秒钟内获得一首韵律工整的诗歌、一个结构完整的短篇故事甚至一篇风格模仿特定作家的散文时, 一个长期属于理论想象的问题变成了日常经验: 机器真的可以“写”文学了。然而, 这一争论的深层意义远不止于“AI 能否创作”这个技术问题, 它更触及了文学的本质定义、作者的身份边界、创意的认知机制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更为根本的理论命题^[1]。

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交汇早于 ChatGPT 的出现。自动故事生成作为计算创造力的重要研究方向, 长期关注如何利用计算模型生成具有一定叙事结构和可读性的文本。早期研究主要依赖规则、模板和情节规划等方法,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发展, 数据驱动的文本生成逐渐成为主要技术路径。近年来, 大语言模型进一步提高了文本生成的流畅性、连贯性和交互能力, 使人工智能文学创作从实验性研究逐渐进入大众化应用场景。相关综述表明, 自动故事生成仍面临长期叙事一致性、故事评价以及创造性判断等问题, 因此, 生成能力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文学意义上的创造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1-3]。

这一技术变革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创作层面, AI 不仅作为一种工具被作家使用, 还开始以“协作作者”的身份参与创作过程, 引发了关于“何为人机共创”“何为创意写作”的新讨论。在传播层面, AI 生成内容的爆炸式增长正在改变文学市场的供需结构和读者的阅读习惯, 算法推荐系统则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文学作品的可见性分布。在理论层面, AI 写作对“作者之死”“文本互文性”“原创性”等经典命题提出了新的阐释要求, 也使“计算创造力”“算法批评”等新概念进入了文学研究的论域^[3]。

然而, 这一领域的跨学科特性使其研究成果分布在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创意写作研究、文学理论、传播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之中, 缺乏系统的整合与对话。计算机科学家关注的是“如何让机器更好地生成故事”, 却很少追问“机器生成的故事是否具有文学价值”; 文学研究者关注的是“AI 写作对文学观念提出了什么挑战”, 却往往对 AI 的技术原理缺乏基本了解。这种学科壁垒不仅阻碍了知识

的整合, 也限制了各自领域的问题意识——计算机科学需要文学的审美判断来校准其生成目标, 文学研究需要理解技术原理来避免空泛的“AI 焦虑”^[4]。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 2019 年以来人工智能背景下文学创作与传播研究的主要成果, 跨越学科边界整合分散的知识资源, 呈现该领域的整体图景和前沿趋势。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章从计算创造学的理论框架出发, 考察 AI 文学创作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聚焦自动故事生成的技术路径与能力演进; 第四章讨论人机协作与创意写作的新范式; 第五章分析 AI 写作对作者身份、原创性与版权制度的挑战; 第六章考察 AI 时代的文学传播生态与数字人文方法; 第七章关注 AI 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 第八章总结研究成就并反思现存局限^[5]。

2 人工智能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计算创造学的理论框架

人工智能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计算创造学 (Computational Creativity)。这一领域关注如何理解、建模和评价人工系统所表现出的创造性行为, 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文本生成, 也涉及音乐、视觉艺术、设计等多种创造性活动。Franceschelli 和 Musolesi 系统梳理了机器学习与计算创造力研究的发展, 指出近年来生成式深度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显著拓展了机器创造性研究的技术边界, 同时也使创造力评价、训练数据依赖以及生成结果的新颖性与价值判断等问题更加突出^[4]。

在计算创造力的经典理论中, Boden 提出的创造力分类具有重要影响。Boden 将人工系统可能实现的创造性区分为组合型 (combinational)、探索型 (exploratory) 和转换型 (transformational) 创造力, 分别对应已有概念的新组合、既定概念空间中的探索以及概念空间本身的改变^[5]。这一框架为分析 AI 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AI 生成文本可以通过语言材料和已有叙事模式的重新组合产生新颖表达, 也可以在既定的文学类型和叙事规则中探索不同的文本可能性; 但其是否能够真正改变文学创作的概念空间, 则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2.2 从 AI 到人工创造力: 概念辨析与理论争鸣

在“人工智能”与“人工创造力”的关系问题上, 计算创造力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具有智能行为的机器是否必然具有创造力? 计算创造力研究通常并不将创造力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

的智能,而是更加关注系统能否产生具有新颖性和价值的结果,以及这种结果能否在特定评价框架下被视为创造性产物^[4]。因此,对于AI文学的评价不能仅停留在语法正确、语句流畅或文本连贯等技术指标上,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文本的新颖性、审美价值、叙事意义以及读者接受等维度。

Cook等人从“framing”视角讨论了计算创造系统中的作品生成及其语境化问题。他们认为,计算创造系统产生的作品不能仅从最终输出进行评价,还需要关注系统产生作品时所涉及的动机、实现过程以及呈现方式等因素^[6]。这一观点对于AI文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评价AI生成文学文本时,不能只分析文本结果,还应关注提示词设计、模型介入方式、人工筛选与修改等创作过程,由此进一步讨论人机协作条件下的创作责任与作者身份。

余宏的研究从历史脉络出发,绘制了文学与人工智能研究的学术图谱。他提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身份维度”和“伦理维度”两个主轴来理解。身份维度关注的是AI在文学活动中承担的角色——它是工具、合作者还是独立的创作主体?不同角色的定位直接影响着对AI生成文本的评判标准。伦理维度关注的是AI文学实践引发的价值争议——包括版权归属、算法偏见、文化霸权等问题。余宏指出,当前研究在这两个维度上都存在明显的“极化倾向”:一些研究者过度乐观地将AI视为文学的未来,另一些研究者则完全否定AI文学的合法性。如何在两极之间找到平衡的、有分析力的研究立场,是这一领域面临的关键挑战^[7]。

3 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技术路径与能力演进

3.1 自动故事生成:从模板到深度学习

Alhussain和Azmi在ACM Computing Surveys上发表的综述,系统考察了自动故事生成研究的技术演进。他们将自动故事生成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范式阶段:基于模板的生成(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期)依赖于人工编写的叙事模式和故事骨架,系统通过在模板中填入不同的角色、场景和事件来生成多样化的故事变体;基于规划的生成(200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期)引入了情节规划算法,系统能够根据叙事目标自动生成包含因果链条的故事事件序列;基于数据驱动的生成(2010年代中期至今)则利用机器学习方法,从大量现有故事中自动学习叙事结构、语言风格和情节模式,生成的文本

在流畅性和多样性方面均大幅超越前两个阶段^[1]。

Alhussain和Azmi还系统梳理了自动故事生成中的关键评估方法。他们指出,故事生成的评估长期面临一个根本性难题:客观的自动化评估指标(如BLEU分数、ROUGE分数)与主观的人类审美判断之间往往存在显著的不一致。一个在语法和词汇层面高度匹配参考文本的生成故事,可能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或主题深度方面乏善可陈;反之,一个具有独特创意但在局部语言表达上有瑕疵的故事,可能在自动评估指标上得分不高。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提出了“混合评估”策略——结合自动化指标与人类评估(包括专家评审和众包评分)来综合判断生成故事的质量。这一方法论反思对于理解AI文学的审美价值具有重要启示:文学的“好”本质上是一个审美判断问题,而非技术优化问题^[1]。

3.2 大语言模型时代的文学创作

2020年以来,以GPT-3、ChatGPT、GPT-4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彻底改变了AI文学创作的技术图景。与之前的故事生成系统相比,大语言模型的核心突破在于其“零样本”和“少样本”学习能力——它不需要针对特定写作任务进行微调,仅凭自然语言指令(即“提示词”)就能生成符合要求的文学文本。这一能力使AI文学创作从专业研究者的实验室走向了普通用户的日常使用,AI生成文学文本的数量和多样性急剧增长。

大语言模型的发展进一步改变了自动故事生成的技术路径。与早期依赖特定规则或任务专用模型的方法相比,大语言模型能够通过自然语言提示参与故事构思、人物设定、情节发展和文本生成,并支持更加灵活的交互式创作。Teleki等对大语言模型故事生成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当前研究重点涉及故事规划、长文本生成、角色一致性、可控生成以及故事评价等问题。由此可见,大语言模型提高了故事生成的语言流畅性和交互能力,但长程叙事一致性、角色持续性和结构控制仍然是重要研究问题^[3]。

3.3 中文语境中的AI文学写作研究

刘东方和王佳鑫从“技术与人文结合”的视角,系统考察了中国语境中人工智能文学写作的实践与理论。他们指出,中国的AI文学写作研究呈现出两条并行的发展路径:一条是技术驱动的路径,研究者主要关注算法优化、模型训练和生成质量提升;另一条是人本驱动的路径,研究者更关注AI写作对人类

作者的影响、AI 文本的文学价值评判以及人机关系的伦理反思。两条路径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与整合,是制约中国 AI 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关键瓶颈^[8]。

Huang 和 Zeng 的研究为理解 AI 时代的叙事学提供了新视角。他们以 Ben Okri 的小说 *The Famished Road* 为分析对象,探讨了多重视角的叙事策略如何构建了复杂的文学世界。这项表面上与 AI 无关的研究,对于 AI 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 AI 生成的文学文本在叙事视角方面仍然高度单一(绝大多数采用全知叙事或简单的第一人称),而人类文学的丰富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叙事视角的复杂组合与转换。如果 AI 文学创作要真正接近人类文学的审美高度,它需要学习如何在生成过程中动态地调整叙事视角、制造视角之间的张力以及利用视角转换来深化主题意涵^[9]。

Biti 和 Žigo 提出的“被沉默的叙述者”与“原型叙事”概念,为理解 AI 生成的叙事文本提供了分析工具。他们指出,某些叙事中的沉默和空白并不是叙事的缺失,而是一种积极的叙事策略——它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这一见解对 AI 文学创作的启示在于:优秀的文学文本往往不是“信息最大化”的文本,而是“信息选择性地呈现”的文本。当前 AI 生成的故事倾向于“过度解释”——它试图把每个细节都说清楚,却丧失了留白的美学效果。如何让 AI 学会“不说”以及“什么时候不说”,是未来 AI 文学创作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10]。

4 人机协作与创意写作的新范式

4.1 AI 辅助创意写作:从工具到同伴

AI 在创意写作中的角色并非简单表现为“替代作者”,而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类作者创作过程中的辅助者和协作者。Biermann、Ma 和 Yoon 通过对故事创作者的研究发现,创作者希望 AI 写作工具能够尊重个人价值观和既有写作策略,并更倾向于将 AI 视为创作伙伴,而非完全替代人类作者的自动化工具^[11]。这一发现说明,人机协作的核心问题并不仅是提高文本生成效率,还包括创作自主性、价值观一致性以及人类对最终作品的控制权。

4.2 人机共创的实践模式与经验研究

Fang 等人对人工智能故事写作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重点考察了 AI 技术在故事写作中的应用方式、研究对象、教育情境和研究方法。研究表明,AI 已经被用于故事构思、文本生成、反馈和人机协作

等多个环节,但相关研究同时关注 AI 依赖、创作自主性以及学习者写作能力等问题^[12]。因此,AI 辅助写作的价值不能仅以生成文本的质量进行衡量,还需要考察其对学习者创作过程和写作能力发展的长期影响。

张永禄和刘卫东将 AI 写作定位为“创意写作的新景观”。他们从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角度,考察了 AI 写作对创意写作教育的影响。他们认为,AI 写作的出现迫使创意写作教育重新思考其核心目标:如果 AI 可以生成流畅的文学文本,那么人类作者的核心价值在哪里?他们的回答是:人类作者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在于“生成文本”的速度和效率,而在于“赋予文本以意义”的能力——人类作者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经验、情感体验和世界理解注入文本,使文本成为意义的载体而非语言的排列组合。这一观点为理解 AI 时代人类创作的独特价值提供了理论定位^[13]。

5 作者身份、原创性与版权伦理

5.1 AI 写作对“作者”概念的挑战

AI 写作对传统的“作者”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在文学理论的历史中,“作者”经历了从浪漫主义时期的“创造天才”到结构主义时期的“功能角色”再到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宣称性存在”的多次概念重构。然而,所有这些概念都预设了一个共同的前提:作者是人。当 AI 能够生成在形式上与人类文学文本无法区分的作品时,“作者必须是人类”这一前提开始松动。

尚必武指出,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不仅涉及机器生成文本的问题,而且对传统叙事学中的作者、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事交流和叙事伦理等概念形成了挑战^[14]。这一变化意味着,传统以“人类作者”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叙事理论,需要重新考虑机器作为叙事生产主体或生产环节参与者所带来的理论问题。

毕日生和宋石磊聚焦 AI 文学写作中的“作者”问题,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指出,AI 写作使“作者”概念面临三重解构:一重是“意图性解构”——传统作者概念以意图为核心(作者是有意识创作了文本的主体),而 AI 没有意识、没有意图,其“创作”本质上是算法运行的自然输出;二重是“责任性解构”——传统作者概念承载着对文本内容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而 AI 无法承担责任,这

使得 AI 生成文本的责任归属出现了真空；三重是“创造性解构”——传统作者概念以“原创性”为核心价值，而 AI 的输出本质上是训练数据的重组，其“创造性”的性质与人类的创造性存在根本差异。毕日生和宋石磊认为，与其用传统的“作者”概念来界定 AI 在文学活动中的位置，不如发展新的概念工具——“算法-文本-读者”的三元关系取代传统的“作者-文本-读者”三元结构^[15]。

Marsili 从哲学层面对虚构与“说谎”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虚构作品虽然通常不被视为说谎，但其中的陈述仍可能造成误导。这一讨论为进一步思考 AI 生成虚构文本的真实性、可靠性和责任问题提供了哲学参照^[16]。

5.2 原创性概念的重构

Tao Feng 认为，AI 文学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密切相关，其核心涉及文本的自动生成与语言组合。由于 AI 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作者主体，AI 文学由此对传统作者中心主义的文学解释模式提出挑战，并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17]。因此，AI 文学的原创性问题不宜简单理解为“机器是否具有原创能力”，而应进一步考察生成机制、训练语料、人类提示与修改以及最终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姚文放从“文本性/互文性”的视角切入，探讨了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文本形态问题。从互文性理论来看，文学文本并非完全脱离既有文化资源而独立产生，而是在既有语言和文化文本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意义关系。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AI 生成文本同样高度依赖既有语言材料和训练数据，但这种材料重组与人类作者基于经验、意图和审美判断进行的创作是否具有同等意义，仍需要结合具体文本和创作过程进行判断^[18]。

He 的研究从非人表征的视角，探讨了《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人机关系及其伦理意涵。这篇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的论文，通过对菲利普·迪克经典科幻小说的细读，揭示了文学想象中“非人”形象的伦理功能。He 指出，迪克小说中的仿生人并不是简单地“不是人”，而是以“非人”的身份迫使读者重新思考“人何以为人”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一文学洞见对于 AI 时代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当 AI 开始生成文学文本时，它同样以“非人”的姿态迫使文学理论重新思考“创作何以为创作”

“作者何以为作者”。He 的研究表明，文学想象对技术变革的先行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 AI 成为现实之前，科幻文学已经在想象中演练了“与智能机器共存”的各种可能情境^[19]。

5.3 版权制度与伦理框架

Floridi、Cowls、Beltrametti 等人在 *Minds and Machines* 上提出的 AI 伦理框架，为思考 AI 文学创作的规范问题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工具。他们提出了 AI 伦理的五个核心原则：福祉（促进人类繁荣）、非恶意（不造成伤害）、自主性（保护人类的选择自由）、正义（公平分配 AI 的收益和风险）和可解释性（AI 决策应当可理解）。将这些原则应用于 AI 文学创作领域，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和评估各种伦理争议^[20]。

Wang 和 Tian 对“My Purple Scented Novel”中不可靠叙述的研究，虽然聚焦于人类文学作品，却为理解 AI 生成文本的“可靠性”问题提供了分析参照。他们揭示了不可靠叙述如何成为权力批判的叙事武器——叙述者通过不可靠的讲述来质疑“什么是可信的”“谁有权定义真实”。在 AI 生成文本的语境中，“可靠性”问题呈现出新的维度：如果读者知道文本是由 AI 生成的，他们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判断文本的“可靠性”？AI 生成的故事是否天然地被视为“不可靠”的，仅仅因为它的来源是非人类的？这些问题涉及读者对 AI 文本的接收方式和信任机制，是传播学和接受美学需要回应的新课题^[21]。

6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传播生态

6.1 算法推荐与文学作品的可见性

Wei 的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区域文学话语建构的多维路径。他指出，算法推荐系统已经成为文学传播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数字阅读平台上，哪些作品被推荐给读者、哪些作品被淹没在内容的汪洋中，很大程度上由算法决定。算法的推荐逻辑（通常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协同过滤和基于内容的匹配）与传统文学批评的评价标准（审美价值、思想深度、艺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导致了“算法审美”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张力——算法倾向于推荐那些“符合用户既有偏好”的作品，从而可能强化读者的阅读舒适区、减少文学审美中的“挑战性”和“陌生化”体验^[22]。

数字人文研究已经证明，计算语言学和文本量化方法能够用于识别文学文本中的叙事视角、语言

特征和人物语言差异。因此,这类方法可以为 AI 文学文本的大规模比较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23]。

6.2 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的计量转向

Chapman 提出的“不合作叙事”概念,对于理解 AI 时代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她指出,某些叙事中的“不合作”(犹豫、含糊、自我矛盾)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策略,它使读者从被动的意义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建构者。在 AI 生成文本大量涌入阅读市场的背景下,“不合作叙事”可能获得新的文化功能:当读者知道文本可能是 AI 生成的,他们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批判性阅读”的姿态——不轻易信任叙述者、主动寻找文本中的“算法痕迹”、将阅读本身视为一种“人机辨别”的认知游戏。这种阅读姿态的变化,可能对文学的传播效果和接受方式产生深远影响^[24]。

Gunn 对自由间接话语的研究为理解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提供了参照。他指出,自由间接话语的核心效果在于创造了一种“双重声音”的阅读体验——读者同时感知到叙述者的讲述声音与人物的感知声音。这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人类文学在“声音复调”方面的精微操作能力。在 AI 生成文学文本的背景下,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AI 能否学会在生成文本中创造类似的“声音复调”效果?如果当前的 AI 系统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 AI 生成的叙事确实保持着单一、连贯的叙述声音),那么“声音的复调性”可能成为区分人类文学与 AI 文学的重要审美标志^[25]。

7 人工智能与文学教育

7.1 AI 写作工具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

AI 故事写作已经进入教育场景,研究主要集中在故事构思、故事生成、反馈和人机协作等环节,但 AI 依赖、创作自主性以及学习者写作能力等问题仍然值得关注。Fang 等人的系统综述表明,人工智能已经被用于故事构思、故事生成以及人机协作等多种写作活动,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教育应用场景^[12]。Chen 等人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综述则表明,AI 在教育中的应用涉及个性化学习、自动反馈和内容生成等多个方面^[26]。因此,在文学教育中使用 AI 的重点不应只是提高文本生成效率,而应通过合理设计人机协作过程,使 AI 成为促进构思、修改和反思的辅助工具。

7.2 AI 时代的文学素养重构

Stokke 将自由间接话语的研究从虚构拓展到非虚构文本,发现这种话语形式同样在非虚构叙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修辞功能。她的研究表明,自由间接话语作为一种跨文类的话语策略,其核心功能是使读者在接收信息的同时获得人物的主观视角^[27]。这一发现对 AI 时代的文学素养教育具有启示意义:在 AI 生成文本日益普及的环境中,文学素养的定义可能需要更新——它不仅是“理解文学文本的能力”,更是“批判性地评估文本来源、意图和可信度的能力”。读者需要学会区分人类创作与 AI 生成、理解不同来源文本的特征差异、以及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做出明智的阅读选择。

8 结论

本文系统梳理了 2019 年以来人工智能背景下文学创作与传播研究的主要成果,跨越学科边界整合了来自计算创造学、计算机科学、文学理论、创意写作研究、传播学和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资源。通过对理论根基、创作机制、人机协作、作者身份、传播生态和教育应用六个层面的文献分析,可以归纳出该研究领域的主要进展、核心争论和未来方向。

在理论根基层面,计算创造学的理论框架为理解 AI 的创造性提供了概念基础,其中 Boden 的创造力分类理论和 Cook 等人的框架分类体系具有持久的分析效力。在创作机制层面,自动故事生成经历了从模板驱动到深度学习驱动再到大规模语言模型驱动的三次范式跃迁,生成文本的质量和多样性显著提升,但长期依赖、常识推理缺陷和创造性边界等核心挑战仍待解决。在人机协作层面,AI 在创意写作中的角色正在从“工具”向“同伴”转变,实证研究表明创作者对 AI 的接受度受到可用性、自主性和可解释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作者身份层面,AI 写作对“意图性作者”和“原创性”等传统概念提出了根本性挑战,版权制度和伦理框架正在经历重构。在传播生态层面,算法推荐系统正在重塑文学作品的可见性分布,数字人文方法为传播效果的量化分析提供了新工具。在教育应用层面,AI 写作工具正在进入文学教育场景,既带来了个性化辅助的可能性,也引发了关于“真实写作能力”培养的担忧。

从整体格局来看,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文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认识论转换”。传统文学研究建立在一个隐性的预设之上: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人

类心智的活动——人类的意图、人类的情感、人类的创造力构成了文学的本体论基础。AI 文学创作的出现动摇了这一预设，迫使研究者重新追问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创造力必须来自意识吗？文学价值必须绑定人类意图吗？阅读体验的来源究竟是作者的意图还是文本本身的特征？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它们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文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正在发生不可逆的位移。有学者将这一变化描述为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向“人机共生的文学观”的转换——文学不再被理解为人类心智的专属产物，而被理解为一种可以在人机交互中涌现的现象。

从研究方法的演进来看，AI 的介入也在改变文学研究的方式。计算语言学、文本挖掘、网络分析等数字人文方法，正在使研究者有能力处理此前无法驾驭的大规模文学数据。对数字阅读平台上数百万条读者评论的情感分析，可以揭示不同叙事策略的传播效果差异；对 AI 生成文学文本与人类文学文本的大规模比较，可以量化地描述两者在词汇多样性、句法复杂度和叙事结构方面的差异。这些新方法并不是要取代传统的文本细读和理论阐释，而是要与之形成互补——细读提供深度和洞察，计算提供广度和验证。

然而，该领域的研究也面临若干值得反思的局限。首先，学科壁垒仍然严重——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和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表在不同的期刊、参考不同的文献，这使得跨学科的真正对话难以发生。其次，“AI 生成文本”与“人类文学文本”的二元框架过度简化了现实——实际上，人机协作正在产生大量“混合文本”，传统的二分法无法有效描述这一中间地带。第三，当前研究对 AI 文学创作的社会文化后果缺乏深入的考察——当 AI 生成的大量文学文本进入市场后，对人类作家的职业生存、读者的阅读习惯、文学审美标准和文化多样性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这些问题迄今只有初步的讨论，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与传播研究可能沿着几条线索继续深入。一是人机协作认知机制的微观研究——通过实验方法考察人类作者在与 AI 协作时的认知过程、创意涌现的机制以及人机信任的影响因素。二是 AI 生成文学文本的审美评价标准的建构——如何在传统的文学评价标准之

外，发展出适用于评估 AI 文本的新的批评范式。三是算法推荐时代的文学多样性问题——算法推荐是否导致了文学类型的同质化和审美经验的窄化，以及如何设计更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推荐算法。四是 AI 文学创作的非西方经验——当前研究主要基于英语语境的 AI 文学实践，中文、日语、阿拉伯语等非英语语言中的 AI 文学创作有着独特的文化语境和技术挑战，值得系统研究。

归根结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文学研究不是一个专门化的“子领域”，而是迫使整个文学研究学科重新审视自身基础和边界的“催化剂”。它使那些此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预设——作者必须是人类、创作必须有意向性、文学价值来源于人类经验——变得可疑，从而打开了重新思考文学本质的可能性空间。在技术变革加速的今天，文学研究既面临着学科危机的挑战，也获得了理论重构的历史机遇。如何在这一变革中保持学科的批判性、创造性和人文关怀，是每一位文学研究者需要面对的命题。

参考文献

- [1] ALHUSSAIN A I, AZMI A M. Automatic story generation: A survey of approaches[J]. ACM Computing Surveys, 2021, 54(5):1-38.
- [2] FRANCESCHELLI G, MUSOLESI M. Creativity and machine learning: A survey[J]. ACM Computing Surveys, 2024, 56(11):1-41.
- [3] TELEKI M, BENGALI V, DONG X, et al. A survey on LLMs for story generation[C]//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MNLP 2025, 2025:13954-13966.
- [4] FRANCESCHELLI G, MUSOLESI M. Creativity and machine learning: A survey[J]. ACM Computing Surveys, 2024, 56(11):1-41.
- [5] BODEN M A. Creativi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98, 103(1-2): 347-356. DOI:10.1016/S0004-3702(98)00055-1.
- [6] COOK M, COLTON S, PEASE A, et al. Framing in computational creativity: A survey and taxonomy[C]//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Creativity. Charlotte:

-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Creativity, 2019: 156-163.
- [7] 毕日生, 宋石磊. AI 文学写作中的作者问题反思[J]. 写作, 2020(3):69-75.
- [8] ALHUSSAIN A I, AZMI A M. Automatic story generation: A survey of approaches[J]. ACM Computing Surveys, 2021, 54(5):1-38.
- [9] TELEKI M, BENGALI V, DONG X, et al. A survey on LLMs for story generation[C]//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MNLP 2025, 2025:13954-13966.
- [10] 刘东方, 王佳鑫. 技术与人文的结合: 人工智能文学写作研究[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3(10):1-8.
- [11] HUANG Y, ZENG Y. A study on the perspectives in The Famished Road[J].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2019, 19(3).
- [12] BITI M, ŽIGO I R. The silenced narrator and the notion of “proto-narrative”[J]. SAGE Open, 2021, 11.
- [13] BIERMANN O C, MA N F, YOON D. From tool to companion: Storywriters want AI writers to respect their personal values and writing strategies[C]//Designing Interactive Systems Conference, 2022:1209-1227.
- [14] FANG X, NG D T K, LEUNG J K L,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used for story writing[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3.
- [15] 张永禄, 刘卫东. 人工智能写作: 创意写作的新景观[J]. 探索与争鸣, 2021(3):132-140.
- [16] 尚必武. 人工智能文学的兴起及其对叙事学的挑战[J]. 东吴学术, 2025(1):72-80.
- [17] 毕日生, 宋石磊. AI 文学写作中的作者问题反思[J]. 写作, 2020(3):69-75.
- [18] MARSILI N. Fictions that don't tell the truth[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24, 181:1025-1046.
- [19] TAO F. AI Literature: The Disenchantment of Word and the Enchantment of Code[J]. Neohelicon, 2024, 51(1).
- [20] 姚文放. 文本性/互文性: 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文本形态[J]. 文艺研究, 2022(5):5-17.
- [21] HE K J. Representing the nonhuman and its ethical contemplation in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J].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025, 47(1):153-163.
- [22] FLORIDI L, COWLS J, BELTRAMETTI M, et al. AI4People—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a good AI society: Opportunities, risks, principles, and recommendations[J]. Minds and Machines, 2018, 28(4):689-707.
- [23] WANG D, TIAN J. “Punish with impunity”: 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My Purple Scented Novel”[J]. ANQ: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hort Articles, Notes and Reviews, 2024, 37(3):465-469.
- [24] WEI J. A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literary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ities, 2024.
- [25] HESS L, BARY C. Narrator language and character language in Thucydides: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J].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2020, 35(3):557-586.
- [26] CHAPMAN S. ‘I don't know how it is best to put this thing down’: Uncooperative narration in Ford Madox Ford's The Good Soldier[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23, 32(4).
- [27] GUNN D P. Free indirect discourse[J].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2019.
- [28] CHEN L, CHEN P, LIN Z.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A review[J]. IEEE Access, 2020, 8:75264-75278.
- [29] STOKKE A.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in non-fiction[J].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2020, 5:606616.
-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